

獐子岛扇贝跑路——规则意识

盘点 A 股最魔幻的几家公司，相信獐子岛必居其一。对于上市公司来说，为了推动股价的上涨，“讲故事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但是，像獐子岛这样故事讲得格外离谱的上市公司却属实不多见。

每每听到獐子岛“扇贝跑路”的拙劣谎言，都让人怀疑，獐子岛是在侮辱国人的智商。如今，一直戏耍股民的獐子岛，终于付出了代价。

2022 年 1 月 15 日，位于南太平洋的汤加海底火山爆发，有传闻称南太平洋的扇贝会涌入獐子岛“避险”，怎料市场居然真的买账，和汤加火山隔着十万八千里的獐子岛股票应声涨停，直到公司予以澄清，股价才出现回落，实在让人摸不到头脑。

当然，更魔幻的还要数著名的“獐子岛扇贝跑路”事件——自 2014 年起，似乎每过一段时间，獐子岛的扇贝就会出点事，要么跑了，要么冻死饿死了，引得市场质疑不断，甚至不少人都将其视为嘲笑和调侃的素材。

獐子岛集团是一家水产养殖公司，其于 2006 年上市，是我国农业首个百元股。上市后的几年里，獐子岛的业绩表现一直不错，公司净利润基本保持在 1.5 亿元以上。

同时，獐子岛的市值也很是亮眼，2010 年公司凭借着近 250 亿元的市值，成为业绩瞩目的白马股。

然而从 2014 年开始，獐子岛便开始了一系列的“骚操作”。这一年，獐子岛忽然宣布公司养殖的扇贝因受到冷水团的影响，出现了集体跑路事件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獐子岛的业绩在第四季度大变脸，全年业绩从原本的盈利变为了巨亏 8 亿元。

彼时，还有不少人对于獐子岛的这一说辞将信将疑。但随着獐子岛扇贝出事次数越来越多，人们终于明白，所谓的“扇贝跑路”就是一个纯粹的谎言。

每每獐子岛业绩出现亏损时，公司总会用扇贝跑路、扇贝饿死等借口敷衍公众。从 2014 年到 2021 年里，獐子岛扇贝共遭了六次黑手。

由此不难推测，獐子岛的业绩一定有一些问题。

獐子岛究竟为啥如此不靠谱？我们不妨从头说起。

第一：

曾经的獐子岛，绝对配得上“辉煌”二字。

公司始创于 1958 年，从一个不起眼的渔业生产合作社一步步发展壮大，并成长为以海珍品种业、海水增养殖、海洋食品为主业，集冷链物流、海洋休闲、渔业装备等相关多元产业为一体的综合型海洋企业，拥有以虾夷扇贝、海参、皱纹盘鲍、海胆、海螺等海珍品为主要产品的完整产业链。2006 年 9 月 28 日，獐子岛以水产第一股的身份上市，开盘 60.890 元/股，涨幅 143.56%；2008 年初，獐子岛股价更是窜上 150 元/股高位，成为沪深两市的股王，也是我国农业第一个百元股，就连贵州茅台都只能望尘莫及。

如果翻开獐子岛的履历，一系列荣誉着实令人佩服：

2006 年 1 月，“獐子岛”牌商标成为第一个水产品中国驰名商标；2007 年成为达沃斯“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”首批创始会员；2007 年当选为“CCTV 年度最佳雇主”；2008 年登榜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；2010 年被评为中国最受信赖的十大品牌……

獐子岛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功不可没。

从行业格局上看，我国海水养殖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，北方以辽宁、山东等地为主，南方则以广东、福建等地为主。自然条件的差异，使得不同地区的主要海水养殖产品也有所不同，贝类产量主要集中在山东、辽宁、福建、广东四省。由于北方海域水温较低，海珍品的生长周期较长，因此海珍品的营养价值较高，口味更好。基于以上特点，地处黄渤海海域的辽宁和山东已经成为我国海珍品的重要养殖区域，这便意味着，能否掌握优质养殖区域，将直接关系到水产企业的发展前景。

獐子岛的优势便在于此。公司海域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列岛的最南端，东与海洋岛相对，北与大、小长山岛相邻，距大连市 56 海里，海域内水流畅通，营养盐类丰富，海水理化因子稳定，水温、流速、盐度适中，浮游生物资源丰富，是发展海水养殖的天然理想之地，也是全国最大的清洁海域。同时，公司养殖海域水深适宜，底质平坦并以砾石沙泥为主，适宜大面积开展底播增养殖业。以虾夷扇贝为例，其对养殖水域的水深、流速、水温、盐度、底质等均有较高要求，放眼国内，几乎只有大连长海和山东长岛部分海域适宜大规模养殖——这正是獐子岛的大本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发展过程中，獐子岛逐渐形成了活品、流通与餐饮、专卖、商超、休闲食品、电商等多个渠道的产销一体化运营，市场影响力与日俱增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“水产第一股”，甚至被不少人誉为“渔业茅台”。

然而，獐子岛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却在 2014 年迎来了转折。

第二：

2014 年 10 月 30 日晚，獐子岛发布公告称，2011 年与 2012 年底播的 100 余亩虾夷扇贝，因受冷水团异动导致的自然灾害影响近乎绝收，造成了公司资产减值，獐子岛集团也因此巨亏 8.12 亿元。消息一出，市场一片哗然，獐子岛一夜之间仿佛变身成为“蓝海股份第二”，备受诟病。

谁曾想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而后獐子岛又接二连三地故技重施：

2018 年 1 月 30 日，公司像四年前一样突然发布公告，声称扇贝出现异常，不过与上一次不同的是，这次受灾不是受冷水团的影响，而是由于海水水温升高，导致海洋生物骤减，扇贝因饵料不足而大面积减产，公司 2017 年的业绩也由此前预计的盈利 0.9 亿元~1.1 亿元转为亏损 5.3 亿元~7.2 亿元；

2019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发布一季报声称，受 2018 年海洋牧场灾害影响，扇贝壳收货资源减少，公司业绩也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；

2019 年 11 月，公司又发布公告称，2017 年和 2018 年底播的虾夷扇贝短时间内“大规模自然死亡”，造成了重大的存货减值风险，预计损失 2.78 亿元，约占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上述底播虾夷扇贝账面价值 3.07 亿元的 90%，对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

短短六年时间里，獐子岛居然出现了四次“扇贝大逃亡”！公司一会儿说扇贝失踪了，一会儿说扇贝归来了，一会儿说遭遇冷水团冻死了，一会儿又说遭遇高温热死了……仿佛这些扇贝都长了耳朵长了腿，都不约而同地在该跑的时候跑，该回的时候回，该死的时候死，每一次都是卡在公司业绩亏损的节骨眼上“跑路”，着实魔幻。

有意思的是，按照深交所的规定，中小板企业连续两年亏损被 ST，连续 3 年亏损被暂停上市，连续亏损四年将被终止上市，而獐子岛却凭借扇贝“来回跑路”这一招，巧妙地避开了这些问题。

当然，人们并非全信这一套，接二连三的“黑天鹅”事件，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的虾夷扇贝跑路或死亡噩耗，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獐子岛在说谎，但又不

好拿出有力证据。这反倒让獐子岛高管有理由抱怨：

“为什么别人遭了灾大家都同情，獐子岛遭了灾不但没人同情，大家还都来踩上一脚？”

就在市场对獐子岛无计可施时，监管部门开始介入，借助北斗卫星定位数据，对獐子岛公司 27 条采捕船只数百余万条海上航行定位数据进行分析，还原了采捕船只的真实航行轨迹，复原了公司最近两年真实的采捕海域，进而确定实际采捕面积，并据此认定獐子岛公司成本、营业外支出、利润等存在虚假，以及其他违法事实。

于是，在 2020 年 6 月，证监会官网发文，獐子岛公司涉嫌财务造假、“秋测”虚假记载，以及未及时披露业绩“变脸”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对獐子岛公司给予警告，并处以顶格 60 万元罚款，对 15 名责任人员处以 3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罚款，对 4 名主要责任人采取 5 年至终身市场禁入。

终于，弥天大谎被拆穿，关乎到扇贝的“离奇案件”得以沉冤昭雪，而曾经风光无限的“股王”獐子岛也彻底跌下了神坛，败掉了人心。

第三：

獐子岛的盛极而衰，核心原因自然要归因于公司自身的问题，包括风控体系不健全、组织架构不合理、股权结构高度集中、经营过程不透明等等，相关分析已有很多，我们不做过多讨论。

那么，獐子岛事件能给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启示呢？在我看来，最应该注意的地方在于投资农业股的潜在风险。

我国是农业大国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支持，越来越多的农业公司纷纷选择上市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价值。

纵观整个 A 股市场，虽然农业上市公司数量不多，但财务舞弊现象所占比例却显著高于其他非农业上市公司。除了本文提到的獐子岛，曾经因农产品萃取概念名声大噪的银广夏，不停折腾甲鱼的蓝田股份，做稻米深加工的万福生科，以及 2019 年退市的雏鹰农牧，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而他们对外的解释，与獐子岛的“扇贝跑路”几乎如出一辙。雏鹰农牧就把亏损的原因归结为：没钱购买饲料，猪都饿死了。

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让农牧产品背锅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：猪牛羊鸡鸭鹅

自己不会说话报数，而投资者想要核查清楚亦是非常困难。

归根结底，这与农业上市公司自身存在的固有限制是分不开的，比如：很多农业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都是消耗性的生物资产，极易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继而导致公司经营利润的不确定性一再增加；而农业上市公司管控难度相对较大，大量的现金交易难以核查，很多交易甚至没有发票，难以计量和盘点，致使资产状况具有高风险性；此外，我国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还保留着原始的“村镇制”和“生产队”式的治理结构，远不具备现代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内部控制体系。再加上资本市场又极易助长人性的贪婪，反映到公司经营层面，便是各种魔幻剧情的上演。

而这些内容，如果对于行业没有深刻的认知和了解，普通投资者仅从新闻报道和公司披露上面是很难洞悉的，若是贸然去投资，踩雷的概率难免要增大。

所以说，对于自己看不懂的投资标的，最好还是不要碰——不止是农业，任何行业、任何品种都是如此。或许，这也是獐子岛事件传递给市场的一个积极意义。